



世界禁书文库

大街(下)
娜娜(上)

SHIJIEWENXUE
MINGZHU



已是晚上九点钟了，游艺院演出厅里依旧显得冷冷清清。枝形的吊灯发出昏黄黯淡的光线；隐约可见的几个早到的观众，坐在紫红套绒的座椅里等待着演出的开始。成排脚灯熄灭了，黑暗笼罩下的幕布看上去就像一大块红色的斑点。舞台上悄无声息，乐师们的乐谱架也七零八落地摆放着。只有四楼楼座里不时传出阵阵呼唤、笑闹之声。在有金色边框的大圆窗下，坐着一些头戴无沿帽或鸭舌帽的观众；天花板圆形拱顶的四周，画着一些飞翔着的女人或裸体孩童；所谓的天空在煤气灯的照射下，呈现出一片绿色。不时有一位手拿票根的女领位员，将身后的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匆匆地领到座位上。男的大都穿着笔挺的礼服，女的挺着胸脯，摇动着顾长的身姿。

正厅的门口走进两个年轻人，他们停下脚步，目光向四周缓缓地打量着。

“我怎么说的，埃克托尔？我们来得太早了，你应该让我抽完烟再来。”年龄较大的一个说着。他有着高高的个头，嘴唇上蓄着一小撮黑胡子。

一位女领位员从他们身旁走过，看见他们忙亲切地招呼着：

“原来是福什利先生。半个小时之内是不会开演的。”

“可为什么广告上说的是九点呢？”埃克托尔瘦削的脸上充满怒色，低声埋怨着。“今天早上克拉利瑟还向我振振有辞地保证八点整就会开演呢。他可是在戏中担任角色的。”

沉默了一阵，他们抬头看了看昏暗的包厢。因为包厢壁上贴的是绿纸，里面显得更加黯淡。往下看，楼下包厢隐没在一片昏黑之中。楼厅包厢里，只有一位胖嘟嘟的妇女，疲惫地趴在罩丝绒的栏杆上。舞台的左右两侧，高大的柱子之间的包厢里面，没有一个人。包厢外壁上挂着带有长长流苏的垂饰。金色和白色的大厅，衬托着嫩绿色，



在水晶大吊灯的隐隐照耀下，空气间好像弥漫着微尘。

“你给吕西买了包厢的票没有？”埃克托尔问道。

“买了，”另一个青年回答道，“不过，买票可真不容易啊！哦，别担心，吕西不会来得太早的。”

他轻轻地打了个呵欠，过了一会儿，说道：

“你真走运，你还没有看过首场演出……《金发爱神》的上演将是今年的一件大事，这出戏人们已经议论了半年多了。啊！亲爱的，多么美妙的音乐！这出戏真吸引人！博尔德纳夫精明极了，他把这出戏留到博览会期间才上演。”

埃克托尔认真地听着，他突然问道：

“娜娜这个新明星，她应该演爱神喽，你认识她吗？”

“问吧！问得好！总是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福什利嚷道，一边把两只胳膊向上一举，“从今天早上起，人们就缠住我，问娜娜的情况。我今天遇到不下二十个这样的人，问娜娜这样，问娜娜那样！难道我知道吗？难道我认识巴黎的所有风骚小娘儿们吗？……娜娜是博尔德纳夫的新发现。她肯定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说完，他安静下来。大厅里空荡荡的，分枝吊灯发出的光线昏暗，一片教堂般的肃穆气氛。窃窃私语声，门开关的声音，这一切都令他感到烦躁不安。

“啊！不对，”他突然说道，“再在这儿呆下去，人会变老的。我得出去……我们到楼下去，也许会遇到博尔德纳夫，他会细细讲给我们听的。”

检票处设在楼下铺着大理石的前厅内，观众已经开始入场了。从敞开的三道栅栏门望去，马路上非常热闹，在这晴朗的四月夜晚，灯火通明。一辆辆马车在剧院前嘎的一声停下来，打开的车门又砰的一声关上，人们三五成群地进场，在检票处滞留一会儿，然后走到前厅尽头，从左右两边的楼梯上楼，妇女们扭着腰肢慢腾腾地上楼。前厅里有一些拿破仑时代的装饰，看上去就像圣殿里纸板做成的陈列柱。光秃秃的灰白墙壁上，贴着黄色巨幅海报，在煤气灯的照耀下，显得分外醒目，上面用大黑体字写着娜娜的名字。一些男人经过时，



停下脚步，在那里看海报，另一些男人则站在那里聊天，堵在门口。而在靠近订票处的地方，一个高大粗壮的男子，宽宽的脸颊，胡子刮得光光的，正在粗声粗气地回答一些人的问题，他们恳求他卖票给他们。

“这就是博尔德纳夫。”福什利一边说，一边下楼梯。

经理已经看见了他。

“喂！你可真够讲交情啊！”经理老远看见他就对他大声嚷道，“原来你就是这样给我写文章的……今天早上我翻开《费加罗报》一看，连半个字也没有。”

“再等一阵子吧！”福什利回答，“在写文章介绍她之前，我得先认识一下你的那位娜娜才行……再说，我什么也没有答应过你。”

接着，为了不让经理再缠他，他把他的表弟埃克托尔·德·拉法卢瓦兹介绍给博尔德纳夫认识。这个青年人是到巴黎来求学的。经理淡淡地打量了青年一眼。埃克托尔却心情激动地望着经理。原来他就是博尔德纳夫，这个专门耍女人的人，对待女人像对待囚犯一样。这个人的头脑里老是想做广告，说起话来嗓门很大，又吐唾沫，又拍大腿，是一个厚颜无耻、专横跋扈的人。埃克托尔觉得对这样的人要说几句客套话，恭维恭维他才行。

“您的剧院……”他用轻柔的声音说道。

博尔德纳夫是一个喜欢说话直来直去的人，他直接了当地粗俗地打断了他：

“你尽管叫我的妓院好了。”

听到这话，福什利赞同地笑了。而拉法卢瓦兹的恭维话还未说完，被堵在嗓子里，他觉得经理的话非常难听，却不得不竭力装出一副欣赏这句话的样子。这时，经理匆忙走过去与一个戏剧评论家握手，这位评论家的专栏文章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当经理再次回来时，年轻人心里已经恢复了平静。他怕自己显得过分地拘束，别人会把他看成乡巴佬。

“人家告诉我，”他很想找些话来聊聊，又说道，“娜娜有个好嗓子。”



“她呀！”经理耸了耸肩膀，大声说道，“她有一副破锣嗓子。”

年轻人赶快说道：

“听说她是个非常出色的演员呢！”

“她呀！……简直是一堆肥肉，演戏时连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拉法卢瓦兹的脸微微红了，弄得摸不着头脑，结结巴巴道：

“不管怎样我也不能错过今晚的首场演出。我早就听说您的剧院了……”

“叫我的妓院就行了。”博尔德纳夫又一次打断他的话，态度冷漠而固执，像一个非常自信的人。

这时候，福什利默不作声，他注视着那些正在进场的女士们。当他发觉他的表弟愣在那儿，被弄得啼笑皆非时，赶忙过来给他解围。

“你就按照博尔德纳夫的意思叫好了，他让你怎么叫，你就怎么叫，这样他就高兴了……而你呢，老兄，别让我们在这儿呆久了。如果你的娜娜既不会唱又不会演，那么你的戏一定会失败，肯定失败。而且，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事。”

“失败！失败！”经理的脸激动得通红，大声嚷道，“难道一个女人要会演会唱才行？啊！我的小老弟，你也太迂拙了……娜娜有别的长处，这是真的！这个长处比得上其他任何长处。我已经发现了，这个长处在她身上很突出，如果我没有发现出来，我就是白痴……你等着瞧吧，你等着瞧吧，只要她一出场，全场观众就会看得垂涎三尺。”

他兴奋极了，举起两只粗大的手，激动得手都发抖了。接着，他感到很欣慰，低声自言自语道：

“是的，她前途无量。啊！真见鬼！是的，她前途无量……她是个婊子。啊！她真是个婊子！”

随后，在福什利的话问下，他答应把详细情况告诉他。他的言辞粗俗不堪，使埃克托尔·德·拉法卢瓦兹听后感到很不舒服。他认识娜娜后，就想把她推上舞台。这时候他正好缺一个人演爱神。他是不会长时间地把精力放在一个女人身上的，因此希望让观众很快地欣赏到她。不过，这个高个子姑娘的到来，在他的戏班子里引起了一场轩然



大波。他原来的明星叫罗丝·米尼翁，是一个演技出众的演员，也是一个受人崇拜的歌星，她感到来了一个竞争对手，心里很生气，便以甩手不干来威胁他。为了海报上排名的事，天哪！简直闹得不可开交，最后，他决定把两个人的名字用同样大的字体印在上面。他绝不让别人来惹他麻烦，只要他的这些小娘儿们——他是这样称呼她们的——有一个人，不管是西蒙娜还是克拉利瑟，稍有行动差错，他就朝她们屁股上狠狠踢去。不这样，他就无法维持生计。他用她们来卖钱，这些婊子，他知道她们的身价！

“瞧！”他说完后换了话题，“米尼翁和斯泰内来了，他俩总是在一起。你们知道斯泰内开始对罗丝讨厌了，所以，她的丈夫总是片刻也不离开斯泰内，生怕他溜掉了。”

剧院屋檐口上的一排煤气灯发出耀眼的光芒，把人行道照得通亮。两棵碧绿的小树在灯光照射下显得分外清楚，一根柱子被强烈的灯光照得反光，人们老远就能看见海报上的字，和大白天的时候一样清楚。远处街上的暮色越来越浓，星星灯火闪闪发亮，马路上行人熙熙攘攘。许多人还没有进场，他们滞留在外边，一边聊天，一边抽雪茄。灯的光线把他们的脸照得灰白，柏油马路上他们的身影清晰可见。米尼翁是一个身材高大、宽肩的男子，长着一个江湖艺人的方脑袋，他从人群中挤出来，挽着银行家斯泰内的胳膊；斯泰内身材矮小，大腹便便，面孔圆圆的，下颌和两颊上长着一圈灰白的络腮胡子。

“怎么样？”博尔德纳夫对银行家说道，“你昨天已经在我的办公室里见过她了。”

“啊！原来就是她，”斯泰内嚷道，“我早就料到是她。不过，她进来的时候，我正往外走，我几乎没有来得及看清她。”

米尼翁耷拉着眼皮听着，一边来回转动着手指上的大钻戒，他明白了，他们谈的是娜娜。随后，博尔德纳夫把他新来的明星的模样描述了一番，银行家的眼里燃起了欲火。米尼翁终于插话道：

“别再谈了，亲爱的朋友，她是一个娼妇！观众会把她赶下台的……斯泰内，我的小老弟，你知道我的太太此刻正在她的化妆室里等



你呢。”

他想把斯泰内拖走，但是斯泰内却不肯离开博尔德纳夫。在他们面前，观众排成一条长龙，挤在检票处，响起一阵阵喧闹声，喧闹声中，不时响起娜娜的名字，这两个字就像歌声一样响亮有力。男人们站立在海报前，高声拼读着娜娜的名字，另一些人经过那里时也用询问的口气把那名字读一遍。而妇女们呢？虽然个个脸上挂着微笑，心情焦急，但却用诧异的神态一遍又一遍地低声读着娜娜的名字。可是谁也不认识娜娜。这个娜娜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于是，流言在人群中传来传去，有些人还私下议论，开种种玩笑。这个小名叫起来既亲切，又好听，每个人都爱叫它。只要一发出这两个音，人们就高兴，脾气也变得好起来。一种好奇心的狂热驱使人们要知道娜娜，这是巴黎人的好奇心，其疯狂程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简直像热病发作一样，谁都想看看娜娜。一位太太的袍子的花边被挤掉了，一位先生被挤丢了帽子。

“啊！你们的问题太多了！”博尔德纳夫大声说道，有二十来个人围住他不断地提问题，“你们马上就会看见她的……我走啦，人家还有事在等我呢。”

他见观众的兴趣起来了，非常高兴，一溜烟地跑了。米尼翁耸了耸肩膀，提醒斯泰内，说他的太太罗丝正在化妆室里等他，让他去看看她在第一幕里穿的服装。“看！是吕西，她在那儿，她正在下车。”拉法卢瓦兹对福什利说道。

那个人果然是吕西·斯图华，她个儿不高，长得很丑陋，约摸四十来岁，脖子很长，面孔瘦削，两片厚嘴唇；但由于性格活泼，态度温柔可亲，给她增加了很大的魅力。她带来了卡罗丽娜·埃凯和她的母亲。卡罗丽娜是个花容月貌、外表冷漠的女子；她的母亲态度庄重，行动缓慢。

“你跟我们坐在一起吧，我给你留了一个座位。”吕西对福什利说。

“啊！不！那儿什么也看不清！”福什利回答道，“我有一张正厅前座票，我喜欢坐到正厅前排去。”



吕西生气了，难道他不敢在公众面前与她一起露脸吗？接着，她很快平静下来，转了一个话题：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认识娜娜呢？”

“娜娜，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她。”

“这是真话？有人向我保证，说你同她上过床。”

站在他们前面的米尼翁，把一个手指头放在嘴唇中间，示意他们别吵了。吕西问他为什么，他指着一个正在走过去的小伙子，低声说道：“那是娜娜的情人。”

大伙都朝那个年轻人看去。他和蔼可亲，福什利认出他来了，他叫达盖内，在女人身上挥金如土，花掉了三十万法郎。结果现在只能在交易所里做些小投机，赚点小钱，不时给她们买些花呀什么的，或请她们吃晚饭。吕西发现他的眼睛很漂亮。

“啊！瞧，布朗瑟来了！”她嚷道，“就是她告诉我的，你同娜娜睡过觉。”

布朗瑟·德·西弗里是一个胖乎乎的金发女郎，漂亮的脸蛋儿也胖乎乎的。陪她来的是个身材瘦弱的男子，衣着考究，露出一副高雅的神态。

“他就是格扎维埃·德·旺德夫尔伯爵。”福什利对德·拉法卢瓦兹耳语道。

伯爵与新闻记者握了握手。这时布朗瑟和吕西两人激烈地争论起来。她们缀满花边的裙子挡住了别人的去路，一个穿着蓝裙子，另一个穿着玫瑰红裙子，娜娜的名字又回到了她们的嘴边，她们把娜娜的名字叫得那么响，以至于别人简直都在竖起耳朵倾听她们的谈话。德·旺德夫尔伯爵带着布朗瑟走了。人们等得时间越久，想见娜娜的心情就越急迫，娜娜的名字就像回声一样，在前厅的每个角落里回荡，而且声音越来越高。怎么还不开始？男人们掏出表来看，迟到的观众还没等车子停稳就跳下来，大家三五成群地离开人行道，过路人漫不经心地穿过煤气灯光下空荡荡的路面，伸长了脖子朝剧院里张望。一个顽童吹着口哨走过来，在剧院门口的一张海报前用嘶哑粗俗的声音嚷道：“喂！娜娜！”说完就扭着屁股，趿拉着破拖鞋走了。大家看见



他那副样子，都忍不住笑起来。一些身份高贵的先生也跟着他叫起来：“娜娜！喂！娜娜！”观众拥挤不堪，检票处有人在争吵，嗡嗡的嘈杂声一阵高过一阵，叫着娜娜的名字，要求见娜娜，这是人群中突然产生的愚蠢想法，也是一种一时间性欲冲动的表现。

在这片喧嚣声中，开演的铃声响了。吵闹声一直传到马路上：“铃响了，铃响了。”接着人群中你推我搡，每个人都想快些挤进去，检票处增加了维持秩序的人。米尼翁露出焦急的神态，终于把斯泰内拉走了，他没有去看罗丝的演出服装。铃刚响时，拉法卢瓦兹就拉着福什利，从人群中挤出来，生怕耽误了序曲。观众们迫不及待的样子把吕西·斯图华惹恼了。这些粗野的人，竟然对女士们也碰碰撞撞！她和卡罗丽娜·埃凯母女两人走在人群的最后边。前厅的观众都已经进场了，大门外边的马路上，仍然传来持续不断的喧嚣声。

“好像他们每出戏都演得很精彩似的！”吕西一边上楼梯，一边嘟哝道。

在演出厅里，福什利和拉法卢瓦兹站在他们的座位前面，开始环顾四周。

这时的大厅里已经灯火通明。高高的煤气火头，发出黄色和玫瑰色的光，把多枝水晶大吊灯照得雪亮，灯光从拱顶上成细雨状反射到正厅里。座椅上的石榴红丝绒像漆面一样闪闪发光，那些金色装饰闪烁着光芒；天花板上的色彩有些过分强烈，那些嫩绿色的装饰使耀眼的光芒显得比较柔和了。舞台前的一排脚灯升高了，顿时发出一大片光亮，把幕布映得通红，沉沉的紫红色幕布像神话中的宫殿一样美仑美奂，与舞台上的旧框架形成了鲜明对比，金色框架上有一道道裂缝，露出了里面的泥灰。剧场内已经热闹起来了。乐师们对着乐谱架调整乐器的音色，笛子的轻快颤音，法国号的低沉轰鸣，小提琴的悦耳奏音交织在一起，在越来越高的嘈杂人声上空回荡。每个人都在讲话，互相推推搡搡，用尽全力找自己的位置，然后才坐下来。过道里拥挤不堪，以至每个过道口都好不容易才能放进来一股连续不断的人流。观众们互相打招呼，衣服互相挤来挤去，在女人们的裙子和帽子中间不时出现着男人们的黑色礼服或燕尾服。一排排座位上的人渐渐



坐满了。一个穿着浅色服装的女人让人看得特别清楚，她的脸颊俏丽，低着头，头上盘着发髻，发髻上的首饰闪闪夺目。一个包厢里，一个女人裸露着一边肩膀，皮肤白皙细腻。其余的妇女静静地坐着，无精打采地摇着扇子，瞅着拥挤的人群。一些年轻的先生们站在正厅前座里，背心敞开，钮扣洞里别着栀子花，用带着手套的手拿着望远镜观看。

这时候，两个表兄弟正在寻找熟悉的面孔。米尼翁和斯泰内一起肩并肩地坐在了楼下一个包厢里，手靠在栏杆的天鹅绒罩上。布朗瑟·德·西弗里好像一个人独占了楼下的一个侧边包厢。拉法卢瓦兹特别注意达盖内，达盖内坐在他的前面，两人相隔两排座位。达盖内的旁边，坐着一个年轻小伙子，看上去只有十七岁，像是个逃学的中学生，一双天使般的眼睛睁得非常大，福什利笑眯眯地把他上下打量一番。

“那位坐在楼厅里的太太是谁？”拉法卢瓦兹突然问道，“就是坐在穿蓝衣服的姑娘旁边的那位太太。”

他指着一个胖女人，她的胸衣绷得紧紧的，头发过去是金色的，后来变成了白色，现在又染成黄色。圆圆的脸上涂满了胭脂，额上留着小姑娘式的刘海，脸好像肿了似的。

“那是加加。”福什利简单地回答。

他看到表弟听了这个名字似乎觉得惊讶，于是又接着说道：

“你不认识加加吗？……她在路易·菲力普在位初年，还是走红人物呢。现在，她不管走到哪儿都带着她的女儿。”

拉法卢瓦兹对姑娘看也不看，却十分动情地把目光盯着加加。他觉得她虽是半老徐娘，但风韵犹存，口里却不敢说出什么来。

这时候，乐队指挥把指挥棒一举，乐师们便奏响了序曲。观众还在源源不断地进场，骚乱和嘈杂声依然有增无减。特地来看首场演出的仍是那些老观众，有的甚至关系还很密切，他们见了面，非常高兴。有一些老观众由于彼此太熟悉，态度非常随便，以至于不脱帽子就互相打招呼。这时，剧场成了巴黎的缩影，成了汇集巴黎文学界、金融界寻欢作乐的人的场所，还有许多新闻记者，一些作家，交易所



的投机家，还有一些轻佻女人，她们比正经女人多多了。他们奇异地聚到一起，其中各种人物都有，他们都染上了种种恶习，脸上都露出同样疲惫、同样兴奋的神情。福什利在他表弟的询问下，把报馆和俱乐部的包厢指给他看，并把那些戏剧批评家的名字一个个地告诉他，其中一个人面孔瘦削，神情冷漠，长着两片险恶的薄嘴唇。他还特地指给他看一个胖子，那人脸上显出一副和善的神情，懒洋洋地倚在身旁一个女人的肩上，用父爱般的目光深情地注视着那个天真纯洁的姑娘。

他看见拉法卢瓦兹与坐在对边包厢里的人打招呼，便不再说下去了。他似乎感到很惊奇。

“怎么！”他问道，“难道你认识缪法·德·伯维尔伯爵吗？”

“哦！他呀，我很早就认识他了，”埃克托尔回答，“缪法家有一块田地同我家的田地相距不远。我常到他们家里去……伯爵与妻子和岳父德·舒阿尔侯爵住在一起。”

见表兄感到很惊讶，他心里暗暗高兴，出于年青人的虚荣心，他说得更是不知不觉了：侯爵是国务参事，伯爵刚刚被任命为皇后的侍从长官。福什利拿起望远镜，瞅着伯爵夫人，她满头棕发，皮肤白皙，身材丰满，有一双美丽动人的黑眼睛。

“幕间休息时你给我介绍一下，”福什利说道，“我已经见过伯爵，不过我希望每星期二到他们家里去。”

从最高几层的楼座里发出一阵嘘声，让人们安静下来。序曲开始了，观众还在不断地进场，迟到者使得整排的观众站起来给他们让路，包厢的门不断地发出吱吱的响声，走廊里有人敞开粗大的嗓门在争吵。谈话声还没有停下来，犹如傍晚时分的一大群麻雀在叽叽喳喳地乱叫。场内一片混乱，到处是攒动的人头，挥舞的胳膊，一些人想坐下去舒服一会，另一些人则执意站着，打算向四下再瞟上最后一眼。“坐下！坐下！”震耳欲聋的喊声从光线昏暗的正厅后排发出来。每个人都感到身上在颤抖着：他们终于要见到这位著名的娜娜了，巴黎已经为她忙了整整一个星期了。

说话声慢慢低下来，但是偶尔还听到一些低沉不清的谈话声。在



窃窃的低语声沉寂下来，叹息声正在消逝时，乐队以欢快的小音符倏地奏响了一段华尔兹乐曲，曲子的节奏粗俗，里面还夹杂着猥亵的笑声。大家听得心里都乐滋滋的，忍不住笑了起来。坐在后座前几排的剧院雇来的捧场者，使劲地鼓起掌来。幕布升起来了。

“瞧，”一直絮絮叨叨的拉法卢瓦兹说道，“有一位先生与吕西坐在一起。”

他瞅着楼厅右侧的包厢，卡罗利娜和吕西坐在包厢的前边。后面的人们看见卡罗利娜母亲的端庄面孔和一个高个子年轻人的侧面，他长着一头漂亮的金色头发，衣冠整齐，无可挑剔。

“瞧呀！”拉法卢瓦兹又说道，“有一位先生跟吕西坐在一起。”

福什利把望远镜转向侧边的包厢。可看了一眼，立即又掉过头来。

“哦！那是拉博德特。”福什利用毫不介意的语调嘟哝道，好像这位先生在场对观众来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而且无关痛痒。

在他们后面，有人嚷道：“别说话喽！”他们不得不静下来。这时候，观众都纹丝不动地坐着。从正厅前座到楼座，一层层脑袋伸得笔直，全神贯注地看着台上。《金发爱神》的第一幕是发生在奥林匹斯山，山是用硬纸板做的，山后乌云密布，右边是朱庇特的宝座，首先出场的是彩虹女神和司酒童，他们在一群天上侍者的帮助下，一边齐声唱着大合唱，一边为天上众神布置会场座位。鼓掌喝彩的只有剧院雇来的捧场者。观众感到非常迷惑，一直在等待着金发爱神的出场。然而，拉法卢瓦兹为克拉利瑟·贝尼鼓了一阵掌，她是博尔德纳夫的一个情妇，在剧中扮演彩虹女神，她身着浅蓝色衣服，腰上系了一条宽大的七色彩虹带子。

“你知道，她为了系那条彩虹带，把衬衫都脱了，”拉法卢瓦兹向福什利大声说道，好让别人都听得到，“今天早上我们已经试过……如果不脱掉衬衫，在胳膊下和背上就会露出来。”

场内微微骚动起来。扮演月神的罗丝·米尼翁出场了。月神又黑又瘦，丑得像巴黎的可爱顽童，虽然她的身材和面孔都不适合扮演这个角色，但却显得很迷人，这似乎是对剧中这个角色的讽刺。她上场



时唱的曲调和歌词糟得简直想要让人哭起来。唱词中，她埋怨战神玛尔斯，因为玛尔斯正要抛弃她去追求爱神。她唱时神态拘谨而腼腆，拘谨中却又充满轻佻的暗示，以至全场观众都活跃起来。她的丈夫和斯泰内肩并肩地坐在一起，得意地笑着。当深受观众喜爱的演员普律利埃尔扮演的将军一登场，全场观众都大笑起来，他演的玛尔斯是出舍花园里的战神，头上插着一撮羽毛，腰间挂着一把军刀，军刀高得与肩齐平。他受尽了月神的气，月神对他大摆架子。月神发誓要监视他，并且要对他进行报复。他们的三重唱以一支滑稽逗乐的蒂罗尔山歌调结束。普律利埃尔唱得很出色，也很有趣，他的声音就像一只被激怒了的公猫的声音。他是一个走红运的演青年角色的演员，露出一副自鸣得意的神态，不停地转动着眼睛，像是一个好汉，逗得包厢里的妇女们发出尖利的笑声。

接着，观众又冷静下来，下面的几场戏令人厌倦。老演员博斯克出场了，他扮演笨蛋朱庇特，头上戴了一顶硕大无比的帽子，脑袋似乎都要被帽子压碎了似的，他与天后朱诺为了厨娘报帐的事发生了争吵，这时观众的愁眉舒展了一会儿。天神接二连三地出现，差点把整个戏给搞砸了。天神中有海神、地狱神、智慧女神等等。人们都显得有些不耐烦了，令人不安的低语声越来越高，大家个个扫兴，在大厅内四处张望。吕西与拉博德特微笑着。德·旺德尔夫伯爵待在布朗瑟的宽大的肩膀后，把头伸的高高的：福什利眼睛瞟着缪法夫妇，缪法伯爵表情严肃，似乎看不懂戏里的内容。伯爵夫人似笑非笑，牵拉着眼皮，她在沉思些什么。在一片寂静之中，忽然间，捧场者鼓起掌来，掌声很有节奏，劈劈啪啪，好像一排士兵在放枪。人们都把目光又转向台上。这回总该是娜娜了吧？这个娜娜让人等得好苦呀。

然而这时出场的是一群凡人的代表，由司酒童和彩虹女神领着。他们是一些受人尊重的资产者，都是些戴绿帽子的丈夫，来向主神控告爱神的，他们断言是爱神煽燃了他们妻子的欲火。他们的大合唱悲怆而真切、中间还夹着充满忏悔的沉默，观众听了妙趣横生。忽然听见有人喊：“他们是乌龟大合唱，他们是乌龟大合唱。”观众对这句话很感兴趣，大声叫道：“再来一次！”每个合唱者的面孔都很古怪，观



众觉得他们的脸都配得上乌龟这个称号，尤其是一个胖子，脸圆乎乎的，酷似一轮满月。这时，火神怒气冲冲地进来，他是来找他的妻子的，她离家出走已经三天了。于是又开始合唱了，这一次是他们向当乌龟的火神恳求。火神这个角色是由丰唐扮演的。他是一个丑角，擅长演粗俗下流的角色，他富于独创性并有极丰富的想像力，走路的时候使劲扭着腰肢。他装成一个乡村铁匠的模样，头上戴着火红的假发，裸露着胳膊，上面刺着纹身：若干被箭刺穿的红心。一个女人嗓门拉得高高的，叫道：“天啊！他好丑啊！”女人们都笑着一起鼓起掌来。

接下来的一幕似乎长得没完没了。主神朱庇特不断地召集众神开会，把那些戴绿帽子的丈夫的诉状提交会议讨论。但还是不见娜娜的踪影！难道要到闭幕时才肯让她出场吗？等了这么长时间，观众终于不耐烦了。剧院里又响起了嘁嘁喳喳的声音。

“这下可有好看的了，”米尼翁高兴地对斯泰内说道，“你等着瞧吧，观众会给她点颜色看看的！”

这时候，舞台后部的乌云散开了，爱神出现了。娜娜，对于她这个芳龄十八的女子来说，个子未免有些太高了，体格显得太壮了。她身穿女神的白内衣，长长的金发自然地披在肩上，泰然自若地走到台口，向观众嫣然一笑，然后，她开始唱主题歌：“黄昏时分，爱神在徜徉……”

当她唱到第二句歌词时，观众都面面相觑。难道是在开玩笑吗？难道这就是博尔德纳夫的标新立异吗？观众们从来没有听到过唱得这么跑调的歌曲，而且唱得如此难听。她的经理说的真是好极了，她一唱就走调。她甚至连在舞台上如何站都不会，她把两只手向前摆来摆去，整个身子都摇晃起来，观众觉得很不得体，有失雅观。后座和廉价座里发出“哟，哟”的叫声，还有人吹口哨，这时候，前座里响起了一个少年发育期变嗓的声音，一本正经地嚷道：“太棒了！”

全场观众都把目光转向他，原来是那个天真烂漫的孩子，逃学的中学生，一双漂亮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他一看见娜娜，金发下的面孔就兴奋起来。他看到大伙都盯着自己，顿时变得面红耳赤，为自己无



意识的高声叫嚷而羞愧。达盖内坐在他的旁边，笑着打量他，观众都笑起来，仿佛心情都安静下来了，再也不想吹口哨了；而那些戴白手套的年轻先生们，也被娜娜的线条给迷住了，一个个神魂颠倒地鼓起掌来。

“对！真棒！妙极了！”

这时候，娜娜看见全场人都在笑，自己也笑起来。愉快的气氛更浓了。这个漂亮的姑娘，特别有吸引人之处，她一笑，下巴上就出现一个逗人的小酒窝。她等待着，毫无拘束，随随便便，很快就与观众融洽起来；她眨眨眼睛，似乎在说，演戏的本领连一分钱都不值，不过，这倒没关系，她还具备别的长处。她向乐队指挥做了一个手势，好像在说：“奏吧，我的老先生！”她便开始唱第二段：

午夜，爱神经过……

她的声音总是那么酸酸的，不过，现在她掌握了观众的胃口，她能使观众兴奋得不时轻轻地颤抖。娜娜一直满面笑容，这使她的樱桃小口放出光彩，浅蓝色的大眼睛熠熠闪亮。当她唱到某些比较欢快的歌词时，心里便乐滋滋的，鼻子往上翘起，两边的玫瑰红鼻翼一起一伏，这时，两颊上泛起红晕。她继续不断地摇晃着身体，她只会做这个动作。现在恰恰相反，观众非但不觉得这种动作难看，男人们还拿起望远镜对准她看。她刚唱完这段歌词，就发不出一点声音来了，她明白自己不能够坚持到底。然而她并不慌张，把屁股一扭，屁股在薄薄的内衣下露出圆圆的轮廓；她又把腰一挺，胸部向前挺起，随后把两臂向前伸去。这时，掌声四起。她又立刻转过身子，把颈背朝向观众，向舞台后部走去，颈背上披散着棕红色的头发，犹如动物的绒毛，这时响起更热烈的掌声。

这一幕结束时，气氛变得比较冷清。火神想给爱神一记耳光。众神举行了一次会议，决定大家一起到人间去进行一次调查，再对当乌龟的丈夫们作出令其满意的回答。这时，月神偷听到爱神和战神在调情，便发誓要在下凡期间密切地监视他们。这一幕里还有一出戏，爱神由一个十二岁小女孩扮演，她对什么问题，都用呜啦呜啦的哭丧声回答：“是的，妈妈……不是，妈妈……”朱庇特发起火来，他摆出



主人的威风架势，把小爱神关在一间黑乎乎的房间，让她把动词“爱”变位二十次。观众对结尾还是很感兴趣的，那是一场大合唱，演唱者和乐团都非常出色。帷幕落下来了，雇来捧场的人发出一阵掌声，想让演员谢幕一次，可是观众都站起来，向门口走去。观众挤在一排排坐椅中间，一边互相推推搡搡，一边交换看法。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

“真糟糕。”

一个批评家说：“这出戏要大幅度删节。”但是，剧本本身如何并不重要，人们谈论的中心是娜娜。福什利和拉法卢瓦兹是第一批走出去的，他们在正厅前座的走廊里碰见了斯泰内和米尼翁。这条走廊既矮又窄，简直就像煤矿里的坑道，只有几盏煤气灯照明，人呆在里面感到窒息。他们在右边楼梯脚下呆了一会儿，那儿是栏杆的拐弯处，这样，经过的人不至于挤着他们。楼上廉价座位的观众正在下楼，皮鞋声响个不停，穿黑礼服的人流在向前移动。一个女引座员拼命抓住一把椅子，生怕被人推倒，因为她把观众存放的衣服都堆在上面。

“我可认识她！”斯泰内看见福什利时大声说道，“我肯定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她……大概是在俱乐部里，她当时喝得酩酊大醉，让人搀扶着。”

“我也记不大清楚了，”新闻记者说，“但我肯定和你一样，一定见到过她。”

他压低了声音，又笑着说道：

“也许是在拉特里贡家里吧。”

“当然啰！那是个肮脏的地方，”米尼翁似乎很生气，说道，“让一个妓女上台演戏，观众还热烈鼓掌，真叫人恶心。要不了多久，演戏的就没有正经女人了……对，早晚有一天，我不要让罗丝上台演戏。”

福什利不禁微笑起来。这时，沉重的皮鞋下楼梯的声响还在继续，一个戴鸭舌帽的小个子男人拖着长长的声音说道：

“噢！拉拉，她长得又矮又肥！这回可有吃的啦。”

在走廊里，有两个年轻人，满头烫过的卷发，衣着考究，脖子上



套着二角往下翻的假领，在那儿争论个不停。一个人连声说：“糟糕透了！糟糕透了！”却没说出糟糕的理由。另一个人则连声回答：“精彩！精彩！”他也显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拉法卢瓦兹觉得娜娜演得挺好，他壮着胆子仅提了一个建议：如果娜娜再把嗓子练一练，那就更好了。斯泰内本来已经没再听他们讲话，听了他的话，猛吃了一惊，仿佛刚刚从睡梦中惊醒。一切还得等着瞧，说不定在以下几幕里砸锅呢。观众对这出戏已经表现出了兴趣，但肯定还没有达到被它紧扣住心弦的程度。米尼翁断言说戏一定演不到底，在福什利和拉法卢瓦兹离开他们去楼上休息室时，他挽住斯泰内的胳膊，靠在他的肩膀上，对他耳语道：“亲爱的，你去看看我妻子在第二幕里穿的服装吧……真是下流的服装！”

楼上休息室里，三盏水晶分枝吊灯发出耀眼的光芒。表兄弟俩在门口徘徊了一会儿。透过打开的玻璃门，可以从走廊的一头一直望到另一头，到处都是人头攒动，分成两股进出的人流，不停地流动着。他俩终于进场了。里边有几伙人在指手画脚地高声谈论，在人流中不肯挪动半步；其他人排成队走着，他们的脚后跟重重地踏在打蜡的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左右两边的仿玉大理石的圆柱中间，一些女人坐在红丝绒垫子的长凳上，用疲惫的神态注视着过往的人流，似乎被热得精疲力竭；在他们身后，有几面高大的镜子，从镜子里面可以看见她们的发髻。在屋子的尽头，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在一张台子前喝一杯果子酒。

福什利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于是便走到了阳台上。拉法卢瓦兹在仔细观看相框内的女演员们的照片，相框与镜子相间地挂在柱子中间。最后，他也跟着福什利走到了阳台上。剧院正门上边的一排煤气灯刚刚熄灭了。阳台上黑乎乎的，气温宜人，他们以为上面没有人。在右边的门洞外，一个青年独自一人站在黑夜中，胳膊肘撑在石栏杆上，抽着烟，烟头一明一暗地闪着火光。福什利认出他是达盖内，于是，他们握了握手。

“亲爱的，你在这里干什么？”新闻记者问道，“你躲在这小小的角落里干什么？每次看首场演出，你都不离开前排座位。”